

聊斋闲品 武将与文人 陈鲁民

古往今来,武将多瞧不起读书人,最狠的一句话是“宁为百夫长,胜过一书生”...

武将最得意的时代要算宋代,因为赵匡胤的政策是抑武扬文,可就这,还有不少武将瞧不起读书人...

蒋介石虽行伍出身,其实读书不少,粗通文墨,但他还是迷信枪杆子能解决一切问题...

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就没那么客气了。著名报人邵飘萍曾写文章批过他,那时他在东北,鞭长莫及,只好恨在心里...

当然,人是会变化的。一些武将年事渐长,阅历丰富后,会认识到文化的重要,也渐渐尊重起读书人...

还有韩世忠,打打杀杀一辈子,晚年竟喜欢上作诗填词,他有一首词《南乡子》就很有味道:“人有几何般,富贵荣华总是闲...”

文人相轻,武人相轻,还有文武相轻,都是古已有之,自然也不无偏颇。其实不论文武,均有所长...

至于封建帝王,对文武将领都只是视作使用工具而已,瞧得起瞧不起并无一定之说的。说到底,读书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有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...

名家新篇 爱书人张银学 张抗抗

黑龙江省铁力市的一位普通读者张银学先生,在20多年时间里,陆续搜集、收藏了我的上百种版本图书...

20年前的1996年9月,我专程赴哈尔滨“天鹅”书展,现场签售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情爱画廊》...

我是张银学。他的东北口音很重:张老师,我终于见着你了。

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,就有一个叫张银学的人,不知从哪儿找到我的地址,一次次给我寄来大包小包的印刷品...

我惊喜地为他买的书签名,好奇地问他,今早是几点钟来排队的?他说昨晚看到报上的签书预告,连夜坐火车从铁力赶来...

他喜欢书。而我,自然是喜欢那些爱书的读者。



何处是潇湘(山水) 杨近白

鞭王姓赵名四,身长不足五尺,精瘦,肤黑。赵四自幼家贫,两岁丧父,七岁丧母,尝尽人间辛酸。12岁那年腊月三十,天降大雪...

第二天,赵四出去讨饭,回来将讨的饭送给老人,老人亦不说话,仍是吃了就睡。雪,下了化,化了又走,一晃正月就这样飘走了。一个早晨,天刚麻麻亮,赵四被老人从睡梦中拉起...

那赵四天资聪慧,加之悟性又高,遂练得一身使鞭绝活,鞭梢过处,多少烈马亦乖巧老实,名震数十里。绝的是那杆鞭,鞭杆长七尺,全用生牛皮条丝丝绕就...

有他在,谈话氛围立刻荡然无存,我和高兴只得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食物上。高兴三口两口吃完,起身说我得赶紧回去了...

此后,凡是有我的新书(包括不同版次的新版本)出版,他总会在第一时间获悉并购买。然后把包裹严实的新日版本寄来请我签名...

后来他结婚生子,我给他儿子起名:张储——取储藏书本、储存知识之意。他喜欢。

有了电脑之后,他把自己全部的藏书清单打印寄给我看。那时他独缺朝鲜文版的小说集《夏》,而我自己也仅存一本样书,舍不得给他...

2012年,他自行设计了“张抗抗文学创作四十周年纪念”的信封,寄来一大摞。我吃惊地发现,他对于我的创作经历,比我自己记得更清楚。

张银学的书信文字简洁,文理通顺,然而,或许是由于羞怯或是由于自尊,他极少在信中与我交流作品的读后感...

新书祭 《狮子爸爸的茶会》 蔡朝阳

这个绘本讲了一个好笑的误会,狮子爸爸说服小狮子们,想要办一个安静的、限制人数的茶会。结果,大象和鸵鸟以讹传讹,所有的动物都兴高采烈地来了...

尽管结局与狮子爸爸的初衷有违,但孩子们玩得尽兴,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下午,狮子爸爸也很高兴。在静穆、安宁的下午,谁也不知道,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,用自己的顽皮,创造了一段美好的时光...

我们的孩子总是这样,身上像装了发条,没有消停的时候。当然这对孩子来说很重要,因为这种不消停,正是他们探索世界的表现,其中包含着他们不竭的探求的冲动...

微型小说 鞭王 贺敬涛

走一步,会快速打出一鞭,而每一鞭打出,鞭出一声,抽回一响,落地又一响,真真奇绝。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,豫西沙河镇上住一队日本兵...

这一日,山本又从别处弄来一匹烈马,马身长丈二体高六尺,浑身雪白无半根杂毛,真是一匹好马,怎奈马没有驯,又踢又咬,没人敢近身...

第三日,太阳初升之时,赵四已怀抱大鞭悄然立在山本养马大院。那马一见有人来,吸溜溜一声咆哮,四蹄腾空向赵四扑来,赵四闪身避过,旋即退到后院...

理论 and 实例,用的还是文言文。我花了大半天时间,草草翻了一遍,感觉没有读透。估计里面有很多细节,只是点到为止,要有老师讲解,才能说透彻。

连载 马伯庸《古董局中局》大结局

我爷爷许一城在谈及青铜器的时候,特意留了一笔,说玄字门有位前辈师叔药襄子,把瓷器开片比作为青铜纹饰,观点让人耳目一新...

奇怪的感觉从何而来。药襄子是药来的爷爷,而许一城把他称为玄字门师叔,换句话说,许一城比药来、刘一鸣、黄克武都高一辈。这样推演下来,我父亲许和平和药、刘、黄三位同辈...

一个痴迷书籍的人,内心必是一个敬重知识、崇尚文化的人;一个挚爱书本的人,一生都会迎着光亮前行。近年来,张银学开始和我交谈他对作品的看法,方知他其实一直在“暗中”读书...

一个痴迷书籍的人,内心必是一个敬重知识、崇尚文化的人;一个挚爱书本的人,一生都会迎着光亮前行。近年来,张银学开始和我交谈他对作品的看法,方知他其实一直在“暗中”读书...

谨以此文记述张银学这位爱书人与好读者。惭愧的写书人,除了更好的作品,何以回馈?

麦天 赵文辉

小满过后,麦粒一天比一天饱满。头一天将一把麦穗用指甲掐,还是一包白浆,第二天再掐时就多了一层硬皮...

不过,他们还是顶着小雨去镇里买来了镰刀、棕绳、草帽、塑料膜和“芒牛叔”。有的一身泥水,却把崭新的四轮拖拉机开回了家。菜地的豆角苗苗伸出了长长的须角...

阳光捣蓬勃勃,小满过后才几天,麦粒就炸开了锅。收割机突然开进地,麦子一排一排喇喇倒下去。这个时候,最苦的是没有公婆的大嫂。忙一晌回去,她们还得捶着发酸的腰腿自己动手做饭...

连 载 古董局中局 大结局

我爷爷许一城在谈及青铜器的时候,特意留了一笔,说玄字门有位前辈师叔药襄子,把瓷器开片比作为青铜纹饰,观点让人耳目一新,足见掌眼者不可偏重一门,要博采诸家之长云云。

嗯?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道念头,序言里“药襄子”这个名字有点眼熟。再仔细一想,似乎在《素鼎录》里也有提及。那本书是家传绝学,我倒背如流,赶紧回想了一下,还真想起来了。

我爷爷许一城在谈及青铜器的时候,特意留了一笔,说玄字门有位前辈师叔药襄子,把瓷器开片比作为青铜纹饰,观点让人耳目一新,足见掌眼者不可偏重一门,要博采诸家之长云云。

奇怪的感觉从何而来。药襄子是药来的爷爷,而许一城把他称为玄字门师叔,换句话说,许一城比药来、刘一鸣、黄克武都高一辈。这样推演下来,我父亲许和平和药、刘、黄三位同辈...



池塘清趣(国画) 李鹏飞

随笔 麦天 赵文辉

小满过后,麦粒一天比一天饱满。头一天将一把麦穗用指甲掐,还是一包白浆,第二天再掐时就多了一层硬皮...

不过,他们还是顶着小雨去镇里买来了镰刀、棕绳、草帽、塑料膜和“芒牛叔”。有的一身泥水,却把崭新的四轮拖拉机开回了家。菜地的豆角苗苗伸出了长长的须角...

阳光捣蓬勃勃,小满过后才几天,麦粒就炸开了锅。收割机突然开进地,麦子一排一排喇喇倒下去。这个时候,最苦的是没有公婆的大嫂。忙一晌回去,她们还得捶着发酸的腰腿自己动手做饭...

我爷爷许一城在谈及青铜器的时候,特意留了一笔,说玄字门有位前辈师叔药襄子,把瓷器开片比作为青铜纹饰,观点让人耳目一新,足见掌眼者不可偏重一门,要博采诸家之长云云。

连 载 古董局中局 大结局

我爷爷许一城在谈及青铜器的时候,特意留了一笔,说玄字门有位前辈师叔药襄子,把瓷器开片比作为青铜纹饰,观点让人耳目一新,足见掌眼者不可偏重一门,要博采诸家之长云云。

嗯?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道念头,序言里“药襄子”这个名字有点眼熟。再仔细一想,似乎在《素鼎录》里也有提及。那本书是家传绝学,我倒背如流,赶紧回想了一下,还真想起来了。

我爷爷许一城在谈及青铜器的时候,特意留了一笔,说玄字门有位前辈师叔药襄子,把瓷器开片比作为青铜纹饰,观点让人耳目一新,足见掌眼者不可偏重一门,要博采诸家之长云云。

奇怪的感觉从何而来。药襄子是药来的爷爷,而许一城把他称为玄字门师叔,换句话说,许一城比药来、刘一鸣、黄克武都高一辈。这样推演下来,我父亲许和平和药、刘、黄三位同辈...